通志堂經解

圖書館藏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二十

葉氏

定公二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公孟彄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朝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內不書至此何以書至危公也成黨季氏以逐昭公復結齊以救季氏畢公室而犯其君於二氏爲尤甚卽費各叛其主故二氏皆自爲之謀矣成獨

通志堂

未嘗叛則墮成非季氏之欲也故公斂處父以爲
無成是無孟氏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公於是自圍
成家臣而叛其主固已彊矣陪臣而叛其君彊孰
甚焉蓋視之猶夷狄然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囿
有鹿囿矣又築郎囿焉有郎囿矣又築蛇淵囿焉
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
陽以叛
晉陽趙鞅之邑也荀寅士吉射謀作亂鞅據其邑
以逐君側之惡人焉此家邑也何以言入逆辭也
以其入之道爲逆也何以謂之叛以地要君非君
命而擅興師則是叛者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寅士吉射皆晉大夫之三命者也朝歌晉之邑
也
晉趙鞅歸于晉
荀寅士吉射奔則鞅釋兵而復其位矣此叛者也
何以言歸順辭也以其歸之道爲順也葉子曰春
秋之責臣子可謂嚴矣昔者太甲立而不明伊尹
放諸桐三年復之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
尹之志則篡也魯拳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

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君子以
爲愛君人臣之事君有不幸不得道其常如伊尹
鬻拳者雖其志不失爲愛君然要不可爲天下法
是故鞅之事雖逐寅吉射而晉少安不得爲不忠
然據邑而有其地專兵而有其權亦不得爲晉之
道君子將與之則亂臣賊子必有假之以劫其君
不與之則惡人在君側而大臣不能正國終無與
爲者也是以治其始則正之以名而書叛原其終
則察之以情而書歸使逆順兩得其道而不相廢
則涖經事者不失其宜遭變事者不失其權矣故
以鞅一見法焉

薛弑其君比
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也其事則史失之矣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成來奔
公叔成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衛趙陽出奔宋
趙陽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牂歸
公子結公孫佗人楚陳大夫之三命者也滅國未
有言兩國之師者惡楚也楚嘗圍陳以納頓子矣
今以陳懟而滅頓爲人而滅者甚於己之滅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石尚王之上士也賑祭肉也古者以賑膰之禮親
兄弟之國腥曰賑熟曰膰前未有言歸賑者此何
以書善王命也自王季子來王命不復加於魯矣
見天子所存猶有祭與號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宋公之弟辰
自蕭來奔
見辰不見公子地仲佗石彄以景公為不可正而
辰獨去之也故終以弟言之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來會會于比蒲也諸侯相見於邻地曰會蓋約信
以命事焉蒐而會之非禮也會公云爾
城莒父及霄
秋而城畏晉也以莒父及霄小大之辭也葉子曰
是歲無冬蓋定公至是而終矣定公之立以季氏
故元年不書正月自二年而書正月不得已而與
之正也然定公終不可以為正故於其終復去一
時其始無正言其不得受之於王也其終無冬言
其不得承之於天也桓公之罪大故絶其二時因
其聘與朝而正焉定公之罪小故絶其一時其在

人者無所與責也則正其終而已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不言所食食非一也不敬之道甚於食角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
五月何以郊五卜而從也五卜強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諸侯有大寢有小寢高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達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齊侯衛侯次于渠蔉邾子來奔喪

喪何以言奔急事也禮非天子父母之喪不奔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日行百里謂之奔諸侯而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哀公之妾母也何以不言夫人薨哀未成君未致之爲夫人也非夫人則何以書卒哀己君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昊乃克葬辛巳葬定姒
定姒者何未致之爲夫人則繫之定也未致之爲夫人何以得繫之定哀公將致之則不以妾母葬之也曾子嘗問於孔子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

後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定姒後公葬非禮也
冬城漆
不時也

哀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蠆
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
邾子盟于句繹

此伐邾三卿也何以不言季孫斯季氏彊也古者
唯天子三公不與諸侯盟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
卑邾子而不與盟以季孫斯爲僭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
世子蒯聵于戚
納者何與其納也君薨矣蒯聵何以稱世子明正
也輒不得受命於王父則蒯聵之世其國者正也
葉子曰左氏載蒯聵使戲陽速殺南子之事然歟
非也子路嘗問於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
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推而下
之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使蒯聵果欲殺南子則弒

母之賊也安有弒母之賊許之以繼世而謂之名正而言順乎是故夫子不爲衞君子貢固知之矣蓋蘭曠始以南子召宋朝聞宋人之歌而醜之其歸必有正南子者而南子愧焉故欲加之罪誣以殺己爾戲陽速附之者也左氏不能辨遂以爲實公羊不知其事而妄意之乃以輒爲受命於靈公而爲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說夫靈公卒南子欲立公子郢爲太子以爲君命郢辭曰亡人之子輒在靈公未嘗立輒也此亦左氏之言從公羊之說固不可以爲訓以左氏爲正則輒非靈公之所立亦安得爲受命於王父乎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趙鞅以兵車之旆先陳而會鄭師故以趙鞅及罕達言鞅之主戰也

冬十月葬衞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公子駟蔡大夫之三命者也楚圍蔡以報柏舉之役蔡人辨男女以聽命楚使遷於江漢之間而還蔡以駟謀復請於吳以遷州來而不果吳人將襲之乃殺駟以說吳公子駟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石曼姑衛大夫之三命者也此石曼姑之師也何以先齊國夏不使子加於父也何以不言衛戚不外戚於蒯聵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宮僖宮桓公之宮也曷爲以諡舉之遠也遠則何以不毀三家之爲也禮諸侯五廟自襄數之至成於太祖之廟爲五三家皆出於桓及僖而始大是以存而不毀三家之私也何以不言及尊相敵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以夏而城畏晉也定公城中城矣又城莒父及霄城漆哀公城啓陽矣又城西郛城毗城邾瑕蓋莊宣二君而書城者各一隱桓文成四君而書城者各再至襄以來求於城者始亟襄一君而城者四魯未有如是數也及定哀之間而書城者七則定哀守其國者如是而已
宋樂髡帥師伐曹
樂髡宋大夫之三命者也以人放者放有罪之辭也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公孫獵蔡大夫之三命者也以人放者放有罪之辭也州來之役以公子駟不即遷既殺駟以說吳

獵復放于吳皆有累於馹者其事則史失之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盜賤者也何以不言弒其君賤者不得列於君臣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公孫辰蔡大夫之三命者也

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其事則史失之矣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公孫霍蔡大夫之三命者也蔡侯之弒春秋書盜

而左氏以爲大夫公孫翩大夫不得言盜非是其事史失之矣公孫辰與姓霍蓋盜黨蔡於是逐辰而殺二人公孫姓公孫霍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人圍蠻蠻氏潰出奔於晉楚人以師臨上雒索於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晉人於是執戎蠻子而歸於楚若京師然非伯討也故以人執赤何以名不返也

城西郛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社商社也古者天子必存亡國之社屋其上而

柴其下以為廟屏戒魯何得有亳社周公之賜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杼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閏月不書此何以書著喪禮也以月計者數閏以年計者不數閏葬者計月不計年以景公葬為得節一見正也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

陽生齊景公之世子也何以言入逆辭也景公欲廢陽生而立荼陳乞不能爭既僞許之而立荼矣景公死陳乞復詐國人立陽生而弒荼陽生雖得立而立之道則逆也

齊陳乞弒其君荼

陳乞齊大夫之三命者也殺荼於駘者朱毛也曷為以陳乞主弒荼陳乞之所君也既召陽生則荼雖欲存而不可是以不嫌於免朱毛而陳乞之罪不可以不正春秋之義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向巢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皇瑗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魏曼多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公會吳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入邾者伐邾而入也何以不言公諱之也師入邾處其公宮與吳入鄫之師何擇焉以公爲一闔閭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駟弘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此滅曹也何以不書滅惡宋公也曹文之昭也武王殺紂立武庚叛復立微子於宋以代商後曰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賓之弗臣曹伯雖失德然於宋未有罪也宋以向巢伐之固已過矣既又圍之歷三時而卒入焉虜曹伯歸而殺之遂以滅曹君子以宋爲忘武王之德矣故書其始入不書其終滅不使曹得滅於宋也虢未滅而虞師晉師先書滅夏陽罪在滅者也曹已滅而宋公不書滅罪在滅之者也
吳伐我

何以不言鄑至於城下也初鄑人道吳師以克武城遂自蠶室庚宗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吳吳人行成始爲城下之盟而還以我爲恥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外取內邑不書此何以書賂也公前入邾固非道矣至是猶未釋也邾齊之出將爲之伐我焉故公賂二邑以求免於是歸邾子益葉子曰讙闡之事吾何以不證於左氏而證之穀梁歟陽生娶於季氏非內女不書則有之矣而齊以季姬故來伐我及我與齊平則不得不見經也而皆不書且季魴侯之罪使公治之而齊罷婚可矣公何罪而受伐焉男女之別人倫之大也誠以有罪來討亦安可以賂而復合又從而孌之非人情也若曰以執邾子而取邑釋邾子而歸邑則春秋之世所應有故公羊亦云吾是以知穀梁之爲近實也

歸邾子益于邾

諸侯虜而返未有言歸者此何以言歸與內也我與吳盟故釋邾子而返之其言歸何易辭也我詐於吳而聽焉則其歸爲易也

秋七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闡

此其爲賂也曷爲歸之邾子歸也何以不言我其與之恥其歸之恥不可以我見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師未有言取者此何以言取不正其以詐乘人而盡獲之也雍丘宋邑也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畧合鄭師哭鄭罕達救之不克大敗宋於是取鄭師唯使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則鄭之免者無幾矣

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

葉子曰諸侯弒而以疾告春秋從而書卒見於左氏者三吾信其一不信其二吾豈苟然哉楚麇之弒見於圍之行事而慶封亦言之此吾之所信也鄭髡頑之弒吾既言之矣齊陽生之弒吾亦未知其說夫弒君之惡亦大矣自非亂臣賊子欲篡而爭國則必彊宗大家挾權專政而肆其虐今陽生左氏不言其故直曰赴于吳師而已未見陽生弒於齊者也其赴於吳以爲同好而告之邪則兵方交非以爲好也將畏吳而求說邪吾既卒能敗之何懼而遽弒君乎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以爲恤其災而哀之邪則宜不伐喪而返也將必自

海而伐之則何爲而哭乎既無當於人情而齊未有討弒君之賊也姑以爲從赴告則非春秋之法此吾之所不信者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國書齊大夫之三命者也此猶吳之言伐我也冉求之師入齊軍孟孺子泄齊人從之遂涉泗并求之師獲齊師甲首八十齊師乃宵遁則至於城下矣是非我之所恥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頗陳大夫之三命者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公會吳伐齊齊人不服國書將中軍皆欲死戰故以國書及吳言齊之主戰也獲國書死於敵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賦軍賦也古者自甸而上有軍賦成公作丘甲其

厲民固已甚矣用田賦則凡受田者皆有賦雖井
猶不免焉用者何賦不以田用田而賦舉丘之賦
而加之田非正也於是季孫肥使冉有訪於孔子
子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
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
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
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子曰季
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
鼓而攻之可也其是之謂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何以不曰夫人昭公取
於吳諱取同姓也古者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
其姓則卜之所以別男女也諱取同姓則何以謂
之孟子疑辭也若宋人然何以不言薨疑其爲夫
人則不可以言薨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孟子之爲
宋姓歟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
子卒孟子云者魯人之辭也宋魯婚姻之國故因
之以爲稱春秋從而不革史也其書吳則義之云
爾孔子所以爲法受過焉是以陳司敗嘗問於孔
子曰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陳司敗曰君取於吳
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子曰丘
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公會吳于橐皐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鄟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師未有言取者此何以言取不正其以詐乘人而盡獲之也嵒宋鄭之隙地也鄭人城嵒以處宋之叛族向巢伐而圍嵒鄭罕達復圍之宋以桓雕救其師罕達徇其師曰得桓雕者有賞雕遁而歸鄭於是取宋師獲其二大夫以六邑爲虛則宋之免者無幾矣

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會未有言及者此何以言及會兩伯之辭也吳何以謂之伯進吳子也吳子與晉會黃池晉侯問師故吳子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今君將不長弟以力征於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用親聽會晉侯以其僭王稱使復命曰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孤以下無所逃罪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吳子許諾辭尊稱居卑稱乃退而會吳先歃晉侯亞之吳遂以伯君子以是進吳子也何以先晉侯不使吳子得主中國也葉子

曰吳楚皆習夷狄者也吳晚見春秋抑之常甚於
楚楚屢會中國以長諸侯皆不免於貶雖莊王之
賢不得一以伯稱吳自季札之聘柏舉之戰僅得
以爵見然與中國會未嘗不殊惟一見於戚者下
與鄫人盟而已今夫差胡爲遽許之以伯哉蓋莊
王之會欲以強奪諸侯而陵晉夫差之會欲以禮
尊天子而責晉從莊王之義則夷狄必至有中國
從夫差之義則夷狄必能尊中國此其所以異也
夫差之志雖未必然而春秋之義蓋以其道不以
其人故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公子申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
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記異也何以不言次旦見也
盜殺陳夏區夫
夏區夫陳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西國之西也孰狩之
爲地有也何以不言公也何以不言地不使麟得
而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

孔子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於是感而作春秋何
感焉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麟不
至而狩獲之子曰吾道窮矣此春秋所以感麟也
故以是始亦以是終葉子曰春秋以獲麟爲終始
吾旣言之矣四靈王者之物也然易以乾言聖人
之進退而六爻皆取象於龍其在初六曰潛龍勿
用楚狂接輿比孔子於鳳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
之衰也是四物者皆聖人以爲類則麟非孔子以
自說者歟龍非時而隱謂之潛鳳非時而出謂之
衰則麟非王者不見而人獲之固麟德之衰也孔
子伐木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阨於陳蔡其亦

出非其時而人以爲不祥者歟道之廢興君子之
用舍天也孔子蓋自任之矣故曰文王旣沒文不
在茲乎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然求之
天下而卒不得則天宜無意於斯也是以不復夢
見周公則知其衰鳳鳥不至則知其已及顏淵死
曰天喪予子路死曰天祝予此麟之獲所以爲吾
道之窮也春秋有闕一時而不書者矣有闕二時
而不書者矣此責之於時君者也未有闕三時而
不書者焉獲麟而闕三時不書其意若曰春秋吾
以無王而著一王之法者也天下之所宗者王也
王之所承者天也王者旣不作則所謂承天者終

何以見乎此其所以獨以春首時而不書王正月一見麟而闕其三時非明王者之事而盡天人之道者未足與言也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二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先祖左丞著春秋讞攷傳三書自序云自其讞推之知吾之改正爲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攷自其攷推之知吾之所擇爲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是以併刊三書於南劒郡齋開禧乙丑歲九月一日孫朝散郎權發遣劒南州軍州兼管內勸農

筠 謹書

校勘鄉貢進士方 應

右春秋讞攷傳三書石林先生葉公之所作也自熙寧用事之臣倡爲新經之說既天下學士大夫以談春秋爲諱有年矣是書作於絶學之餘所以闢邪說黜異端章明天理遏止人欲其有補於世教爲不淺也公之聞孫來守延平出是書鋟木而傳之蓋有意於淑斯人如此學者其勉旃開禧乙丑九月一日校勘文林郎南劒州軍事判官眞

德秀 謹書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于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彌彰公是劉先生敞權衡意林等書訂證尤詳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荊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　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師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爲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殆無餘蘊止齋生於東嘉天資絶人誦書屬文一旦迴出諸老

先生上斂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於春秋鑰非深於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辨釋間有前後相爲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鑰自客授之初即從止齋游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爲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之有得於此而欲著書於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既壯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鑰亦歸雖若相忘於江湖而朋友之來必以

此書爲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既不幸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笥中其壻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鑰老矣如獲希世之珍屏去它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爲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竊以爲未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

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
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
周之始王隱公逐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爲不
爲平王亦不爲隱公而爲威王其說爲有據依又其
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
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
無私史乘與檮杌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于
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
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
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弒其君
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其君者矣宋魯

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公會齊鄭于中丘而後
諸侯之師衛行於天下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
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爲不臣者
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爲亂階侵
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
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
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習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
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屬之役鄭伯逃
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
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
辭有一人之辭於千戈無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

爵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爲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當用僖公始作頌所以郊爲夸引祝鮀之言爲證此尤爲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爲非爲經而作惟公以爲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爲丘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採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聞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

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廼所以爲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游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尚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已也開禧三年冬至日四明樓鑰序

先生爲後傳將脫稾而病暮歲而病革學者有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于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也勉宦江陵還始得朋友訂正之然已削者可刊帖于編而增入是正者

不可復求矣惜哉勉從　先生于桂陽于衡于潭日受經焉及後傳且就　先生每語友朋將面授勉使盡質所疑而後出已而睽隔函丈不果質今訂證猶　先生之志云

嘉定元年七月朔日門人周勉謹書

止齋春秋傳十二卷金陵

焦太史内閣抄本也録之又假

唐太常節抄本校焉凡增訂其訛脫毋慮數十百處惜也節文僅得其十之七不能盡校其全爲可恨耳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清常道人識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一

永嘉 陳傅良

隱公

春秋非始於平王也平王東遷衛鄭二武入相於周（衛武公十二年鄭武公二十七年）詩人爲之賦淇奧緇衣凡伯仍叔家父皆大雅舊人也故五十餘年東諸侯無他故而秦亦列於國風當是時魯隱之奉其弟軌宋穆之舍其子馮諸侯猶有讓千乘之國者也衛石碏之討州吁晉九宗五正嘉父之納鄂侯宋孔父之死於殤公臣子猶知尊君親上也魯衆仲之論蔟晉師服之述封建衛鄭齊秦之詩則據

經守古之士爲多也鄭莊公爲卿士王貳于虢於是周鄭交惡隱之三年平王崩桓王即位四年而鄭始朝身爲卿士而有志於叛王糾合諸侯於入邴又入許釋泰山之祀首爲參盟成宋亂矣桓不勝忿自將以伐鄭繻葛之敗彝倫攸斁春秋所以作也是故克段于鄢盟于石門來歸祊來渝平鄭伯伐取之以璧假許田齊侯鄭伯如紀終莊公之篇皆特筆也春秋數致意焉則是作經之始也夫子論六經系文侯之命於西周之末託春秋之始於隱公著其世次以傷周之不競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撥亂世反之正則其志誠在

春秋也

元年

惟王者然後改元本何休周語宣王三十二年立魯孝公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則周策書舊文也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是故魯自周公至眞公九世齊自太公至武公七世晉自唐叔至靖侯五世蔡自蔡仲至夷侯六世宋自微子至釐公八世陳自胡公至幽公六世皆大國也但有世而無年世家魯眞公十四年齊武公九年宋釐公十七年晉靖侯十七年楚熊勇六年陳幽公十三年始記厲王奔彘則紀年所由起也則作史改元皆共和之際晉竹書紀年終宣王起殤叔蓋宣王中興諸侯僭稱公至幽王而遂叛他如吳至壽夢十

九世越至勾踐二十餘世而後始有年燕自召公至昭王而後始有名秦自秦仲至文公而後始有史皆僻遠晚興者也至於史法亦不盡循周制晉竹書曲沃莊伯十一年十一月則用夏正爲歲首莊伯十一年十一月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見杜預左傳後序而秦譜至宣公初志閒月不惟改元又改曆矣

春王正月有傳

魯謂之春秋者其書法以四時冠月也以夏時冠周月非周之舊典也西周之史言時皆夏時也言月皆周月也言時皆夏時於周官見之季春出火非周三月季秋納火作周九月仲夏斬陰木非周五月仲冬斬陽木非周十一月之類言月皆周月於書見之康誥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有二月不言冬之類泰誓十有一年一月戊午蓋追改舊序十三年春之訛說見章指未有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之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東遷之史也古者諸侯無私史本常州先生薛氏有邦國之志則小史掌之而藏周室太史公曰唯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魯人所謂周人御書晉人所謂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有董史者也是故費誓繫於周書漢汝江沱至於潭大夫下國之詩皆編入於南雅自三史作而國自爲史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有傳

特相盟也特相會盟不書據傳僖二十四年晉侯會秦伯于王城僖二十八年晉侯齊侯盟于敛孟之類唯内悉書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有傳

曰鄭伯克段譏不在其臣子也本穀梁目君劍克之爲言勝也以千乘之國勝其弟云爾于鄢言在外也然則段無罪與先君之子稱公子有謂稱弟必篡若爭國也而後但名之據衛州吁陳佗之類段不得列於子弟之稱則段有罪矣段稱弟則疑於佞夫段稱公子則疑於禦寇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有傳疑非是說在桑指

周大夫不名據傳宰周公孔毛伯衛之類爵從其爵據單伯劉子之類未爵稱字

據南季家父榮叔之類劉卷舍是無名道矣而名之者貶也何貶乎宰咺命妾母也王人未有書官者於是特書宰有賵妾母者矣據榮叔必宰自爲使而後貶貶其甚者也古者諸侯不再娶再娶亦妾也或疑再娶非妾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毋辱於是隱將讓桓以夫人之禮喪其母而赴於京師歸賵蓋命之也其曰惠公之仲子者修春秋之辭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魯宋合也及宋人皆微者也本穀梁微者雖接我不書據傳隱四年宋使來乞師之類内微者亦不書據傳宣十八年公使如楚乞師昭二十七年公使子家子如晉之類此

何以書參盟之端見矣憂參盟故録其所從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有傳）

來未有無辭者無辭以爲稱則但書來但書來所以介狄也（據介狄盧白狄）祭伯寰内諸侯無天子之命而私交魯（左氏穀梁同）祭伯内諸侯也而與介狄同文苟無辭雖王人一以是書之

公子益師卒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穀梁有傳）

會戎于潛春秋之始會吳于黃池春秋之終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君大夫將皆稱人君將則書君自楚莊王入陳始大夫將則書大夫自晉郤缺入蔡始惟内大夫則書之

無駭帥師入極

入恒稱人唯内書大夫帥師司空無駭也其曰無駭未命大夫也（傳在八年）春秋之初魯有無駭挾鄭有宛詹紀有裂繻則猶有未命大夫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春秋之初大夫恒稱人必有好事於諸侯則書其大夫已命字之未命名之各從其稱無譏焉爾内女爲夫人凡入見於經未有來逆者（本公羊傳例逆女不書）書逆

紀伯姬吾女遭人倫之變者也禮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伯姬喪在殯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問不及焉故詳之也 穀梁氏國例今不取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內女爲夫人恒書歸不書歸者必有故也是故齊子叔姬不書歸 文十五年出 郯伯姬不書歸 宣十六年出 杞叔姬不書歸 成五年出 以爲嘗失位也非有故也而不書歸者非君夫人也 據宋蕩伯姬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紀子帛闕 杜預子帛裂繻字蓋意之也不取 外特相盟也特相盟不書書紀莒志諸侯之合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無傳穀梁氏隱之妻也

夫人薨未有不葬者其不葬隱不以夫人之禮喪其妻也隱不以夫人喪其妻其曰夫人者修春秋之辭也

鄭人伐衛

鄭衛交怨也侵伐君將稱君大夫稱人 據詩衛州吁使公孫子仲將文元年衛孔達之類 用衆焉稱師大夫將則書其大夫自晉陽處父始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有傳

聲子則曷爲稱君氏隱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母也

於是隱將讓桓不以聲子伉仲子也隱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母其曰君氏者亦修春秋之辭也是故不曰子氏且不言葬曰子氏卒且言葬則疑於定姒夫奉桓爲太子（穀傳謂探先君之邪志以與桓非是本東萊呂氏）而謂已攝主隱之志也而卒遇弑終隱之篇春秋蓋三致意焉隱桓之母俱不得爲夫人而隱之妻得爲夫人隱桓之母俱不得爲夫人則嫡庶之義明隱妻得爲夫人則君臣之分定嫡庶之義明則桓非太子君臣之分定則隱非攝主也吾魯史也何敢斥言之致意於三辭斯可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有傳）

崩大夫有爵稱爵未爵稱字但曰武氏子則見非大夫也微者雖王人不書（據傳隱六年京師來告饑宣九年王使來徵聘之類）此何以書天王崩魯賻不入來求不可以不録也（書來求賻故不書葬）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鄭合也外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大故也而後書莒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爲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爲之也是故書齊鄭盟於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於鹹以志諸侯之散（事在定七年）是春秋之終始也（何氏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非是）夫子之作春秋於隱桓莊之際唯鄭多特筆焉於

襄昭定哀之際唯齊多特筆焉

癸未葬宋穆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外取邑不書從公穀例自隱以前則書之曷爲自隱以前則書之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也據傳自桓十四年宋以諸侯伐鄭取牛首而後皆不書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有傳

公子州吁則曷爲但稱州吁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於是公子初弑君衛人爲之變終風日月之詩作於宮中擊鼓作於國中也不踰年卒討之是故州吁不稱公子而石碏得書人東遷之初國猶有臣子矣合五國之衆不能定州吁而殺于濮于濮言未得國也見衛之有臣子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於是諸侯初會伐君將稱君大夫稱人先宋序爵也是定州吁之師也曷爲君大夫各從其恒稱春秋之達例三有同號者焉有同辭者焉有同文者焉號不足以盡意而後見於辭辭不足以盡意而後見於文以同文爲猶未也而至於變文則特書也於是公子初弑君衛人爲之變不踰年能討之衛猶有臣子也而五國之君大夫伐鄭以定州吁弑君天下之元惡也五國之君大夫有人心焉不

若是甚矣書曰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書之復書之終春秋纔一再見焉特書之法嚴矣則君大夫各從其恒稱是達例而已爾後衞不以衞主兵也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有傳公子翬則曷爲但稱翬以大夫而會伐於諸侯是始故名之也外大夫則稱人會伐未有言帥師者據文三年叔孫得臣成八年叔孫僑如之類特言帥師翬弒隱者也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弒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其君者矣

九月衞人殺州吁于濮

石碏非大夫則何以得書討賊天下之大義也苟能討雖微者得書異邦人得書據蔡人殺陳佗夷狄得書據楚子殺陳夏徵舒書人苟不能討雖以四國之大夫伐宋不書其大夫事見文十七年疑於討也而非討則雖以十二國之君伐齊不書伐矣事在襄二十五年討賊天下之大義春秋重以子人也

冬十有二月衞人立晉有傳

公子晉也公子不稱公子必嘗爭國者也衞人立晉則曷爲以爭國之辭書之衞之臣子可以討賊不可以置君州吁爲僇而晉受之上無天子下無君父是亦爭國而已矣繼故未有書立者賊不討

君不葬譏不在立也是故宋殤之弒也馮立閔之
弒也御說立晉靈之弒也黑臀立厲之弒也周立
皆不書也必若衛人賊討君葬而後可以書立矣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有傳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有傳并公羊傳
仲子之宮別廟也古者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
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別廟非禮也隱將讓桓嘗以
夫人之禮喪仲子為是改築而用備樂焉禮未之
有也是故特書初
邾人鄭人伐宋
先邾主兵也唯主兵雖小國敘大國之上據桓十三年及齊侯宋公

僖二年虞師晉師之類非主兵也而小國敘大國之上則伯者為之也據莊十六年許男滑伯文十四年許男曹伯文十五年邾子牼伯之類世子長於小國之君甚矣據襄十年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傳曰光先至故長於滕
螽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宋人伐鄭圍長葛
宋鄭交怨也伐國不言圍邑從穀梁例自僖以前則書之春秋之初猶以圍邑為重也據傳自僖十八年邢狄圍衛范圍不書至二十六年書楚人伐宋圍緡之後皆不書矣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有傳
渝平釋憾而為平也平不書據傳明年宋及鄭平宣七年鄭及晉平襄二十年及齊平哀八年及齊平皆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
書鄭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

散是春秋之所終始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於是鄭始平魯鄭方交惡於王而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爾

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娣不書書紀叔姬吾女遭人倫之變者也紀侯失國叔姬託於紀季魯問不及焉故詳之也

滕侯卒夏城中丘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特相遇不書書宋衛將以爲參盟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有公羊傳

田邑皆書取據防邾此鄭邑也則曷爲謂之來歸於是桓王即位四年矣而莊公始朝王不禮焉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渝平歸祊皆遜辭也糾合之道也

庚寅我入祊

入未有言我者言我交譏之辭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諸侯初參盟也傳曰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有參盟

然後有主盟矣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
鄭一黨也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於是渝平於
魯齊亦爲艾之盟以平魯爲瓦屋之盟以平宋衛
所謂成三國也東諸侯之交盛矣
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及大夫盟則不以大夫敵公據齊大夫晉大夫之類非大夫也
則但稱人
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
大雨雪有傳例說在章指
記異也本公羊太史公曰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

得春秋之指矣
挾卒有公羊傳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王師不書據傳隱元年伐衛五年伐曲沃桓四年圍魏之類於是宋不王鄭伯復
爲左卿士以王命討之會于中丘爲師期也則何
以書墮天子之令於是始也東遷之後諸侯專征
矣小者修怨大者定篡弑雖然猶未衡行於天下
也鄭伯受命伐宋爾何爲乎中丘之會鄭有志於
叛王而合諸侯故無王命而私會齊魯齊魯亦無
王命而私會於鄭而後諸侯之師始衡行於天下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暈何以再不稱公子隱桓莊之世吾大夫會伐恒
名之此中丘諸侯也曷爲會稱君伐稱人略之也
春秋舉重一役而再有事不悉書據襄十八年會于魯濟
二年盟于秋泉城成周不書盟之類苟再見必前目而後凡也一役而再見
同圍齊不書會昭三十
但人之者略之也鄭伯卿也而首墮天子之令故
畧之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外書伐不書敗伐而敗焉不足書也據傳宣九年楚伐
鄭鄭敗之柳梦成三年諸侯伐鄭鄭敗之丘輿之類不言敗必交戰也而後言戰言敗績惟內師
悉書之勝焉則書敗某師敗則但書戰必會他國
之君大夫也而後從外辭言戰言敗績桓十二年公會紀侯鄭伯成二年

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
齊會晉郤克衛孫良父曹公子首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於是鄭師入郜辛未歸於我鄭師入防辛巳歸於
我則曷爲以內取書之譏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
之辨苟以爲利書吾取而已是故郜防書取譏不
在鄭也濟西田書取汶陽田書取邾田書取譏不
在晉也必若鄭伯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而後可以
言來歸焉爾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此齊侯鄭伯也入國雖君將敗人之於是入宋不

書有王命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相朝初旅見也古者鄰國世相朝是以有兩君之好旅見非邦交之舊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入雖君將貶人之唯吾君會焉則君將稱君宋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由是入郛又入許取宋蔡衛三師焉夫以王命討不庭顧因以為暴許無君者十有五年甚矣鄭之專也於是許莊公奔衛不書非其罪也凡奔非其罪不書奔非其罪莫甚於弒

兵者也是故許男奔衛不書須句子奔魯不書事有傳說在章指

僖二十二年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魯之春秋固書曰公子翬弒公于窫氏聖人修之曰公薨春秋之法內外恒異辭遇弒君父之大哀也則吾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葬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二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自隱至文六君則曷爲再書即位君薨既殯嗣子即位於柩前雖踰年恒稱子必類見焉而後列於諸侯東遷之諸侯既踰年而即位改元視天子非周制也（啖說非是）自隱至文六君唯桓文書即位則亦唯桓文書錫命是不特類見之禮廢雖請命亦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即位而無錫命王室區區所以感諷諸侯之意不復講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取許田則曷爲謂之以璧假鄭伯之辭也公羊氏曰爲恭也春秋之初諸侯之爲惡必有辭焉以自文鄭伯以璧假許田齊侯鄭伯如紀單伯送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皆善辭也夫子傷周之敝曰利而巧文而不慙於春秋著其事所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以發明鄭莊之欺也愛段之辭立許叔之辭勞王問左右之辭足以禍五世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秋大水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有傳并公羊傳

華督則曷爲但稱督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及其大夫孔父則不能弑孔父言不殺孔父則不能弑其君也牧息書及以尊及卑也督先殺孔父而後弑君書及則并也左氏得之死節人臣之極致也春秋貴死節雖太子不書據傳衛宣公卒喜殺太子伋楚比殺太子祿必大臣也然後書大臣誼與其君存亡者也雖大臣也苟不能與其君存亡則亦不書是故晉樂書中行偃先殺晉童而後弑君不言及楚商人先殺鬬勃子上而後弑君不言及死節人臣之極致春秋重以予人也孔父嘉不名命大夫也

滕子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會未有言其所爲者其曰成宋亂弑君之禍接迹

於天下於是焉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
州吁而州吁訖於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
督遂相宋莊弒君之禍接迹於天下四君爲之也
春秋之褒貶至於變文嚴矣向也五國之君大夫
書之復書之終春秋僅一再見焉以變文爲猶未
也而直言其所爲舍此無復見者矣雖然有孔父
焉則東遷之初國猶有臣子也是故華督但名之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於是宋以郜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則其書取何
蔽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一以取
書之是故郜鼎賂魯也濟西田賂齊也書取而已

矣齊侯連五國之師抗王子突而納衛朔則書曰
來歸衛俘非取之者之罪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
傳曰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
內恒言大夫帥師但曰入杞何唯桓師非君將皆
不言大夫桓師非君將則曷爲皆不言大夫桓以
大夫弒隱而後立故桓師非君將則其大夫專也
杜誤削公以著貶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有傳
始至盟也說在十六年至伐鄭例說在章指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巖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交相命也相命也者相推長也諸侯不稟於天子而私相命於是始子頹之亂虢公鄭伯胥命于弭不書以其謀王室也非王事也而胥命是相推長而已矣於是齊僖稱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宣桓文之事其所由來者漸矣本薛氏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壬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子翬如齊逆女有傳

翬何以得稱公子大夫有好事於諸侯則各從其稱無譏焉爾是故譏但稱翬無譏則從其恒稱爲公子翬譏但稱忽無譏則從其恒稱爲世子忽隱

薨不地亂臣賊子之獄具矣則尚爲書翬如他大夫翬弒隱而相桓魯臣子無討焉則固書翬如他大夫也桓立尚童年也於是長矣而相翬如故是德翬也德翬則是桓弒隱桓罪著矣名宰渠伯邾穀之君春秋有以斷斯獄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有穀梁傳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有傳

說在章指

周大夫不名名宰渠伯聘桓也王人未有書官者於是特書宰有聘桓者矣據家父齊弟年必宰自爲使而後

貶貶其甚者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有穀梁傳

夏齊侯鄭伯如紀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公羊穀梁有傳

曰仍叔之子非見大夫也微者雖王人不書此何以書桓罪著矣再聘不可以不録也

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師不書書伐鄭伐鄭不服也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嘗戰矣而不言戰嘗敗績矣而不言敗績諱之也春秋之初王室多諱辭其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尊王也春秋之法有天子在則其諸侯稱人有諸侯在則其大夫稱人據隱四年蔡衛傳十八年衛邾之類

東周之不競鄭莊公為之也莊公相平王王貳于虢至於交惡平王崩四年而鄭始朝桓於是鄭虢相桓為左右以王命討宋不庭而合齊魯之師于中丘入鄭又入許魯彗之相桓也宋督之相莊也鄭有力焉王奪其政而遂不朝王固有以失鄭矣自將以討鄭討鄭而克是仲康之師也春秋可以無作而戰焉王卒大敗故曰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

大雩螽冬州公如曹有傳

六年春正月寔來有傳

以為來朝則非朝也來奔則非奔也但曰州公來

則疑於祭伯故書曰州公如曹春正月寔來是不復其國之辭也春秋之修辭謹矣古者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而託於諸侯曰寓公先王所以通不得已也州公如曹寔來紀侯大去其國不書奔通不得已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閱蔡人殺陳佗

曰蔡人殺陳佗是討賊之辭也佗之罪不著於春秋曷為以討辭書之佗殺太子免而自立者也然則佗之罪曷不著於春秋陳侯鮑卒公子與太子爭立猶兩下相殺而已矣兩下相殺不道本穀梁倒兩

相殺不道則其討之何以庶孽亂正統如定何勿討也書殺免則疑於齊桀不書殺佗則疑於晉重耳春秋之修辭謹矣是故佗嘗逾年矣不成君而蔡人雖微得書人

九月丁卯子同生

生子不書據子般子惡此何以書志莊公之不能為子也桓公不良死於齊而不怨文姜之淫詩人所為賦敝笱載馳猗嗟也而不恥生十有三年而立三十有五年而文姜薨制於其母必齊女也然後娶而不悔莊公不足以為人子矣故其年不可以不志也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有傳

諸侯不名爵從其爵未爵稱字據邾儀父簡叔必微不能自通者也而後名之據邾黎來介葛盧未成君名之據鄭忽曹羈卒名之失國名之據鄭伯突衛侯朔之類嘗失國矣雖復入歸亦名之據衛侯鄭曹伯襄舍是無名道矣而名之者貶也名鄧穀之君朝桓也古者鄰國世相朝魯在泰山之下鄧穀在方城之外兩君之好不相及人而亟朝桓有朝桓者矣據杞侯紀侯必若鄧穀而後貶貶其甚者也公羊失地之君穀梁失地也申過鄧析侯享之十六年滅鄧不見失國事迹○失地之君不曰來朝苟有出者如衛侯朔奔齊譚子奔莒昊此苟有來者如邾伯來奔州公寔來是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有公羊傳

秋伐邾

但曰伐邾何桓師非君將皆不言大夫

冬十月雨雪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逆后六書非公卿也而後書是故原莊公逆惠后于陳不書事在前十八年召桓公逆定后于齊不書宣六年則祭公何以書后妃母儀天下而以遂專之也祭公不稱使則王者有成命也王者有成命而以遂專之是故書遂始於此凡遂譏也莫甚於逆后罪祭公且罪魯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后歸不書據傳莊十八年陳嬀傳例非是說在章指此何以書詳紀事也后妃

毋儀天下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俄而宗國亡焉是不可不詳也諸侯逆稱女至稱夫人尊夫人

也天子稱逆后歸稱季姜尊王也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有穀梁傳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有傳

魯自中丘之盟於齊鄭未有異也於是齊鄭謀紀

會于成紀來謀齊難也而會衛弗遇其曰來戰于

鄭薄魯之罪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此郎之諸侯也曷爲戰稱君盟稱人凡一役而再

見者但人之略之也猶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莫

適爲主則人自爲盟而已矣鄭敗王師齊滅后之

毋家而衛亦抗子突以自立其無王甚矣自有參

盟莫甚於惡曹故略之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春秋之初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

兄弟之禍亦莫甚於此五國者莊公卒高渠彌殺

世子忽齊人殺子亹傳瑕殺子儀國亂者二十年

魯隱公弒宋殤閔相繼弒桓公弒宣殺佞壽而
立朔國人黜朔而立黔牟齊襄公弒雍廩殺公孫
無知小白殺子糾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足何以不名命大夫也祭仲以大夫專廢置
君者也以大夫專廢置君則曷爲從其恒稱而不
名春秋之褒貶名號不足以盡意則見于辭書法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斯其爲辭
也詳矣則從其恒稱不名可也

突歸于鄭

出非其罪歸罪也則但書歸凡歸皆譏也凡歸譏

也莫甚於突故弗繫之鄭歸未有不繫國者突莊
公子也而弗繫之

爭國也唯突弗繫之鄭
亦弗繫之曹則篡爾也

鄭以爲是篡鄭也

據小白稱齊
去疾展輿稱莒皆

鄭忽出奔衛

有救
梁傳

鄭忽何不能爲子也身爲冢嗣而廢立自權臣不
可以言子矣是故書奔始於此州公如曹紀侯大
去其國未可以言奔必若忽而後可以言奔爾雖
然奔君未有言故者於是特言故猶愈於自取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者何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也故貶之

內大夫
可以會

外諸侯
梁例不降

至公子結不貶矣

事在莊
十九年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
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壬
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
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
再書日日衛晉之卒也於以見春秋之有日例也
春秋之日例莫謹於崩卒以往日赴則書往日以
來日赴則書來日再赴則亦再日之舍卒而稱日
皆大事也是故非日辭必戰也弒君也滅國而執
殺其君世子大夫也則日之會不日會有盟焉則
日盟有滅焉則日滅侵伐不日入之則日入潰之

則日潰圍不日滅之則日滅宜日而不日者不得
日也凡日必甚之也是故公即位不日日定公夫
人至不日日哀姜諸侯奔不日日衛侯衍入不日
亦日衛侯衍執不日日鄫子外災不日日宋衛陳
鄭外敗不日日頓胡沈蔡陳許皆甚之也非甚之
也者而稱日則天變也郊薦之事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此公及鄭伯也曷為前稱君後稱師本杜譜略之也二
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用衆焉稱師於是欲平宋鄭
暮歲之閒會于折于夫鍾于闕于穀丘于虛于龜
而宋辭平遂舍宋而會鄭師以伐宋戰焉戰不言

伐公羊氏例戰而言伐有不與戰者也據僖十八年宋曹衛邾伐齊十一年公會吳伐齊及吳戰而魯不書未始有不與戰者而亦言伐則甚伐者也曰戰于宋薄宋之罪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有傳

三月葬衛宣公

凡君在喪恒稱子據僖九年宋子二十五年衛子定四年陳子衛宣公未葬則其稱衛侯何不以居喪之禮出也衛卿宋固成三年陳溺襄公年猶踰年也鄭伯甚矣春秋之法苟在喪也未踰年不成君是故衛戴公不書卒鄭忽曹羈之奔也但書名此亦未踰年也而

自稱衛侯吾從而志之無改焉何也以其不成君則春秋不可以弗辨苟繼世矣則春秋弗辨也從而志之徒見其悖禮焉耳故凡春秋辭從主人皆實錄而已非修春秋之辭也

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夏五穀梁有傳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公羊穀梁有傳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伐未有言以者則其言以何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也東遷之後諸侯雖會伐非一國之志也非一國

之志也則會者序爵而已矣據隱四年伐鄭十年伐戴桓十五年十六年伐鄭十七年伐邾皆先宋雖主兵也而小國序大國之上據隱五年邾鄭伐宋莊五年齊宋伐衛亦非一國之志也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者矣書以此伯之所由興也伯者之令行於天下自是無書以者書以者必中國用夷狄者也據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定四年蔡侯以吳子有傳說在章指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奔君未有無故者鄭忽嘗言故矣於是祭仲專鄭厲公與雍糾圖之祭仲殺雍糾而後奔則其但言

奔何以是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權臣亦以自致之文書之是故鄭祭仲殺雍糾而突出衛孫林父殺子蟜子伯子皮而衍出燕大夫殺外嬖而款出書奔而已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嘗不稱世子此其加世子何從其恒稱也以其失國也不稱子以其歸國也稱世子春秋無加損焉正其名實而已矣不稱鄭伯以是為終失國也春秋無二尊苟失國雖見殺不書是故鄭無昭公晉無懷公稱世子以正忽之反正以反突之不正

許叔入于許

出罪也入亦罪也則悉書之據鄭艮霄宋魚石晉欒盈之類出非其罪入罪也則但書入據齊小白陽生莒去疾之類凡入皆譏也凡入譏也則其曰許叔何以是爲宜入也昔者齊鄭魯三師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人以許東偏奉許叔而使其大夫獲處許西偏許無君者十有五年忽突之亂於是叔始得許若許叔可謂能復莊公之宇矣是故入未有書字者雖公子也弗謂公子此其曰許叔所以別有罪也叔不書字則疑於齊小白陽生莒去疾

公會齊侯于艾邾人葛人來朝

朝未有書人者旅見非邦交之舊自參以上甚矣

凡朝不勝譏莫甚於自參以上是故聚人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納厲公也會伐會盟會救會侵皆前定之辭也未前定則書會于某而後伐宣元年棐林定四年召陵同會于某而後盟重丘會于某而後救牡丘會于某而後侵前定同欲也未前定繼事也穀梁地而後伐疑辭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始至伐也凡至危之也隱行不至桓至盟戒而已莊之適齊皆至之桓文有諸侯之事苟不得意則

書至桓至牡丘文至圍許訖於斷道而後不至者鮮矣成之瑣澤
襄之鄫之戲之役僅不至焉耳昭定之世無不至
者哀或不至至會吳伐齊至黃池之會皆危之也
是故夫人不至至出姜大夫不至至季孫意如叔
孫婼
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此衛人立公子黔牟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爲
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篡公
子亦以自致之文書之是故衛人立黔牟而朔出
蔡人立東國而朱出郕人立君而朱儒出書奔而
已矣春秋之初人猶有讓心也魯隱之奉其弟軌

也宋穆之舍其子馮也衛侯壽之不愛其死以立
朔也則皆讓千乘之國者也俄而魯宋弒禍起衛
亦廢置君焉而諸侯相與成三國之亂於是羣相
魯桓督相宋莊衛朔拒天子之師而自立春秋於
是爲亂臣賊子作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二月
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
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出罪也歸亦罪也則悉書之據陳黃楚比之類出非其罪歸罪
也則但書歸據鄭突曹赤之類凡歸皆譏也凡歸皆譏也則
其曰蔡季何以是爲宜歸也蔡桓侯卒無子蔡人

召季於陳而立之是故歸未有稱字者雖公子也
弗謂公子此其曰蔡季所以別有罪也季不稱字
則疑於鄭突曹赤
癸巳葬蔡桓侯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
之有傳
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自文而下皆書日是
故曰桓莊之世多闕文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
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內諱弒書薨不地其日公薨于齊所以別弒也是
故弒賊不討不書葬見殺于他邦雖讎不復書葬

今據梁可以攷春秋責臣子之葬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
君桓公
見殺於他邦雖讎不復書葬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三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夫人孫于齊有傳

此文姜也曷不稱姜氏絕之也吾君父不良處於齊而文姜猶孫於齊莊公不可以言人子矣絕文姜所以惡莊也

夏單伯送王姬

單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曷爲書之如吾大夫唯王人則以內辭書之書會書如書至書卒十四年單伯會伐宋文十四年單伯如齊十五年單伯至自齊文二年王子虎卒定四年劉卷卒一如吾大夫內之也外送女不書據傳昭五年晉侯送女此何以書吾主之也齊襄弒魯桓

天子不能正而使魯主王姬以嫁齊則魯豈無辭乎然則單伯何以無譏譏不及單伯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有穀梁傳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王命諸侯不書據魯頌僖公使季孫行父請命于周他如莊十六年王命曲沃伯為晉侯莊二十七年召伯廖賜齊侯命之類此何以書追命之也桓在位久曷為於是焉追命之桓弒其君兄而自立比其死也而後王賜之也桓公篡立周人以為罪矣而不能正宰渠伯糾來仍叔之子又來將以懷柔魯也而終桓之身不請命蓋魯無王曆者十有五年而家父之後王聘亦不及魯於是未如之何矣而追錫命是故王不

書天休本向休賜必於其重者莫重於追錫命故於是焉賜也本薛氏昭七年傳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桓王未葬則榮叔何以言使據武氏于毛伯不言使不可以三年無君

王姬歸于齊

王姬不書據傳文公八年宋襄夫人唯莊公之篇再書之曷為再書以莊公之於齊不可與相為禮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則魯有主王姬者矣莫悖於與齊婚是故特譏之春秋之書外女未有詳於此者也書送女書築王姬之館書歸書卒皆以病

齊師遷紀邾鄫郱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卒不書本公穀例雖王后亦不書據昭十五年穆后此何以書以吾嘗爲之服也然則禮與記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或之者疑之則禮未之有也禮未之有而以意起之施諸不共戴天之讎莊公不可以爲人子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有傳并穀梁傳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有傳并穀梁傳

溺者何隱桓莊之世吾大夫會伐恒名之自公孫茲不貶矣事在僖四年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

會葬不書其人必有故也而後書其人文公使公子遂葬晉侯六年叔孫得臣葬襄王九年是均周晉也

昭公使叔弓葬宋公十一年滕侯三年叔鞅葬景王二十三年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成公弔喪據傳十年晉侯卒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譏之也而定王不書葬定王崩在五年楚康王卒襄公送葬而靈王不書葬據傳二十八年十一月天王崩十二月公及諸侯送葬五月公至自楚楚及漢康王卒二十九年四月葬楚康王公及諸侯送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不猶愈乎遂使印段如楚不書會不書葬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杜氏葬靈王不書會不書葬不臣於周而詘於晉楚春秋諱

之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

秋紀季以鄑入于齊

紀侯在而季以鄑入齊若以邑叛然則其稱字何

紀侯之初齊襄小伯自桓之始年挾鄭

以圖紀黃之會魯爲之求成不得免焉遷郱鄑郚

紀之不絕也如綫季以鄑入齊紀於是乎始判是

分國以與之也齊人之所欲者吾土地分國以與

之苟可以免紀者無不爲也是紀侯意也是故季

稱字本公羊不稱字則疑於宋魚石邾庶其

冬公次于滑

公行不言次必久而無名也而後言次吾君嘗久

外矣閔元年召季友于陳公次于郎不書而莊公特書次以莊之不競

於齊也君父死焉不能討且會伐衛於是將謀紀

難而齊卒滅紀斯可以言次矣是故魯十有二公

惟莊昭書次舍是無書次者矣外書次必伯者之

所以興衰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三月紀伯

姬卒

內女爲夫人書卒不書葬本公羊穀梁外夫人不書葬其不書卒者

必有故也是故齊子叔姬不卒鄑伯姬不卒以是

爲嘗失位也非有故也而不卒者則不赴也紀伯姬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自參以上非邦交之舊矣

紀侯大去其國有穀梁傳

諸侯去國恒書奔此其不書奔何不以奔罪加紀侯也其不以奔罪加紀侯何罪齊也黃之會魯爲之求成不得免焉遷郱鄫邿邾紀之不絕如綫也紀季以酅入於齊猶不得免焉則有去而已矣失國如紀侯庶幾有辭焉故不以奔罪加紀侯也然則何以罪齊書曰紀侯大去其國未知紀之自亡與人之亡之與曰齊侯葬紀伯姬則齊亡之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內女不葬必有故也而後書葬紀伯姬在殯齊人取其國而葬伯姬於是特書葬不以往會也是故苟宜書葬雖不往會書之陳哀公在殯楚師滅陳與嬖袁克葬之書曰葬陳哀公苟不宜書雖王會不書楚葬康王襄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不書也達例永足以觀春秋矣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有公羊傳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郎黎來來朝

傳曰未王命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納衛侯朔也則其不言納何據昭十二北燕伯以朔入爲重也入不書納是故伐鄭納突伐衛納朔書入而已矣

凡會伐有諸侯在焉則其大夫稱人有諸侯在焉而大夫不稱人自齊國佐始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自伐鄭以來王師不書其書救衛何救衛無功也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是故子突貴者也而繫諸人人子突所以微王室也本公羊救不書必救而無功然後書而書救自子突始隱桓之諸侯會盟侵伐徒以定篡弒也衛州吁之亂會者五國宋督之亂會者四國袁之會伐鄭以立突於是伐衛以立朔也以王子將而救衛救衛而克則是天子猶足廢置諸侯矣昔者王嘗以一軍命曲沃伯為晉侯詩人美之而經不書以為天子宜廢置諸侯也天子而猶得廢置諸侯春秋可以無作而朔終以自立故曰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歸君未有不言復者據僖二十八年衛侯鄭曹伯襄襄二十六年衛侯衎歸不言復者未得國也是故鄭伯入於櫟不言復衛侯入於夷儀不言復罪未得國也而不言復則非奔君也據蔡侯廬陳侯吳朔奔君也其不言復何朔害伋壽而後立衛人為之賦二子乘舟孔子取焉則其罪宜廢又拒天子之師故入不言復與齊小白陽生同文公

羊氏曰篡辭也

秋公至自伐衛螟冬齊人來歸衛俘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秋大水無麥苗有公羊傳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此吾君將也據傳公子慶父請公伐齊何以稱師莊之會齊皆譏也

莫甚於及圍郕是故一敗之師行不言次成十六年我師次於督揚不書必久而無功也而後言次吾師嘗久外矣而莊公特書次以莊之不競於齊也俟陳蔡不至及齊圍郕郕降於齊師以正月甲午治兵及秋而還斯可以言次矣

甲午治兵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內書師未有詳於此者書次書俟書治兵書還皆特筆也師還不書書還危不得還也杜還師還與言至之義同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此公孫無知也其曰無知何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弒君者連稱弒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矣春秋誅利心是故連稱管至父實弒齊襄無知與聞故者也而無知受之則無知為逆首公子糾疾實弒楚靈比與聞故者也而比受之則比為逆首苟以為利則萬

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國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此孟子所以深探其本而遏亂原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嘗踰年則其曰齊人殺無知何是不成君之辭也向也州吁之弒衛人爲之變不踰年卒討之今也無知之弒齊人亦爲之變踰年卒討之是故無知不成君而雍廪得書人是國有臣子也春秋之初王道猶未墜人心猶止於禮義也衛詩爲州吁作者七鄭詩爲叔段作者三爲忽作者五齊詩爲襄公作者六晉刺獻公陳刺陳佗大抵隱桓莊之際皆有合於春秋以此攷見諸侯放恣而學士大夫清議之公廪廪然也以齊襄之不道詩人屢致意焉冀幸一悟而長惡不已至於遇弒然不忘討賊之義故曰國猶有臣子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傳曰齊無君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

稱子何成糾之爲子也未踰年之君稱子襄公弒國人討無知糾自魯入小白自莒入未知其誰立也成糾之爲子則糾宜立者也糾宜立則夫子何以不予召忽予管仲成糾之爲子可也成管仲之

爲臣則不可也然則魯宜納與凡納所宜納皆不書據宋納齊孝公秦納晉文公之類必不宜納也而後書襄公吾讎也而納其亡公子以爲德是納不宜納也

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穀梁有傳

內不言敗績本公羊傳諱也此其書敗績何以爲不足諱也狐駘之敗魯於是乎始鬆不書爲襄公諱也曷爲爲襄公諱以魯之救鄫之力忽矣覿世子巫於晉猶無益於鄫而莒卒滅鄫於魯何譏焉故諱之也於升陘書戰不書敗猶爲僖公諱也曷爲爲僖公諱諱邾人滅須句爲之伐邾取須句焉而反其君邾人來戰是忽兵而已矣齊襄吾讎也而納其亡公子以爲德於是敗焉是納不宜納也爲公諱也是故戰不言伐戰而言伐敗之若齊有辭焉則甚伐者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魯殺糾也則其曰齊人取子糾殺之何罪小白也宋公使邾子用鄫子春秋舍宋而書邾以爲皆國君也可以不受命矣而稟命於宋則邾爲戎首本杜預魯受命於齊而殺糾則其罪小白何春秋之法而下相殺不書雖世子也苟未嗣位殺之亦不書襄公弒國人討無知糾自魯入小白自莒入未知其

誰立也小白得國而使鮑叔帥師臨魯以殺糾則是以千乘之國殺其兄焉耳譏不在魯也

冬浚洙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其言次何以桓公之圖伯而未集也外師未有書次者據僖二十五年晉次鄄楚宣十五年秦次輔氏之類桓公所甚汲汲者魯也苟不得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於郎將以詘魯爾而非杏之會不至鄄會不至則猶未得志於魯也於是書次用見桓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書齊師宋師次于郎以志齊伯之難書楚子蔡侯次於厥貉以志楚伯之難於此焉可以知人心矣不苟於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苟於從楚是人心猶有晉也有王者作天下歸往之矣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所以有志於魯也

公敗宋師於乘丘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夷狄交相敗不書據襄十三年楚敗吳師十四年吳敗楚師之類中國敗夷狄不書據僖二年虢公敗戎于桑田僖八年晉敗狄于采桑之類必敗中國也而後書春秋爲夷夏而作也荊敗蔡師於莘是猾夏之始也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則諸夏之不亡者寡矣是故書荊自此始而春秋以吳終焉聖人之所甚

懼也稱荆本其舊號也小雅蠻荆商頌荆楚齊桓公伯而敢於伐鄭於是始書楚自會于鄄諸侯懼楚矣而敗鄄不書敗隨不書敗鄄不書雖滅申滅鄧滅息亦不書也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於是始書之是夷夏之大變也春秋之法執君言以歸滅國之君言以歸徒敗焉耳而言以歸則是蔡服楚也是夷夏之大變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書滅始於此紀侯大去其國宋人遷宿未可以言滅必若齊桓而後可以言滅矣然則滅國自齊桓乎前乎此矣前乎此則曷為以首滅罪齊微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迹於天下春秋之際滅國三十六五伯為之也諸侯失國恒名之則譚子何以不名凡奔非其罪不書奔非其罪莫甚於被兵者也是故齊魯鄭入許許男奔衛不書隱十年必國滅而後書國滅而後書奔者以不死社稷猶不名之也甚於被兵者也雖不死社稷猶不名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鄢傳例說在章指

秋宋大水冬王姬歸于齊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

紀亡矣曷為謂之紀叔姬存紀也國滅而復見者善辭也據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十三年蔡侯廬陳侯吳歸陳蔡未始復也而再見春

秋所以錄滅國也是故紀亡矣書紀叔姬陳亡矣

書陳災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此南宮萬也其曰宋萬何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死君事必大臣然後書於是大宰督死焉則何以不書督弒君之賊也然則蕩意諸死於昭公何以亦不書昭稱人以弒則是君無道也已爲大臣而君無道徒死焉耳不足録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向也合四國之君而後華督免於討今萬得奔陳

台是無討賊者矣雖然猶有仇牧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穀梁有傳

春秋非主兵皆序爵也據宋齊衛盟瓦屋宋陳蔡盟折之類於是序齊於宋之上而獨爵齊將于齊以伯也晉文公之簡曰晉侯齊師宋師秦師據傳宋公在師皆始伯之辭也自是無特相會者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此齊桓公以王師伐宋則其曰單伯會伐宋何於是諸侯初用王師也春秋不以諸侯用王師故書曰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單伯會伐宋則不以諸侯用王師之辭也春秋之初王室猶甚威重也衛之

定州吁也陳之妻鄭忽也紀之求成於齊也皆欲假寵於王齊桓之興亦必請王師而後專伐自伯者之令行天下諸侯不知有王矣

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夏夫人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鄫（宋主兵也）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宋主兵也）秋荆伐鄭（說在十年荆敗蔡師）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諸侯初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盟未有言同者於是言同盟以齊桓之初主盟也夫主盟者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王者不作舉天下而聽於一邦古未之有也於是始書曰同盟同衆辭也猶未予以專主是盟也再盟于幽之後天下知有齊桓而已矣內不言公諱之也

邾子克卒

向也曰邾儀父今也初諸侯猶稟命於天子大夫猶稟命於諸侯故滕侯稱子薛侯稱伯訖春秋不復焉而曲沃伯之爲晉侯詩人爲之賦無衣（據傳王立晉哀侯立晉鄂侯又命曲沃伯爲晉侯）則天子猶有黜陟也挾無駭終不書族則諸侯猶有予奪也

春秋褒貶天下之君大夫而托魯以寓王法莫備于隱桓莊之世是故於諸侯有絀其爵者據鄭人於大夫有絀其族者據華督南宮萬有雖族但名之者據宋孔父陳女叔有雖爵而名之者據鄭有字之者據鄭溺甚子之者稱子據季子高子齊晉伯而褒貶在桓文矣或曰夫子何以進退天下之君大夫褒貶非春秋意也且書杞伯屢矣獨來盟稱杞子書公子友屢矣獨來歸書季子一人之身而進退稱焉以是爲非春秋之意則春秋徒異同而已矣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夏齊人殲于遂穀梁有傳

於是遂因氏頷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而殺之則其但曰齊人殲于遂何不以咎遂人也桓公伯諸侯而喪師於亡國之餘自取之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外逃不書據宣十七年高固逃歸襄十六年高厚逃歸逃來則書之書逃來譏與之接也苟不接雖苣僕來奔宣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則不書苟接之矣介葛盧來僖公在會饋之芻米則書

冬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袁傳不言其來舉重也舉重之文約是故書公追戎於

濟西則戎來侵可知已書公會晉師於厎則晉來
救可知已（事在定八年）春秋無費辭費辭者必言故也公
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為盟齊宋書有事于太廟
為卒仲遂書雖常事以其故不可不志也
秋有戴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
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有公穀傳）夫人姜氏如莒冬齊人
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

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傳言大子作經改定）
殺非大夫公子皆不書（據傳晉殺丕鄭及七輿大夫大夫
楚殺鬬宜申及仲歸之類）公子為
大夫則書曰大夫公子某非大夫也則書曰公子
某雖大夫公子也以討亂殺之則不書（據宋殺公子遂鄭
殺公子闕楚殺越椒之類）甚者殺世子母弟亦不書（據鄭殺世子華宋
殺母弟司城須）必殺之
非其罪也而後書（本穀梁例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苟殺有罪則稱人
以殺（穀梁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人者討辭也是故晉先都士穀
箕鄭父嘗殺先克則稱人陳公子過嘗殺偃師則
稱人非殺有罪也而亦稱人陳人猶曰衆之殺之焉耳

通志堂

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有傳 冬公如齊納幣 公羊穀梁有傳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

聘未有不稱使者其不稱使何私相爲好也自桓之伯也王室無聘魯者於是祭叔私相爲好也自桓之中年則王室曷爲無聘魯者王命不行於天下莊僖崩葬蓋不見於經矣是故春秋之初亟書王人書來求則猶有治不修貢之事焉書來錫命則猶有治不稟命之事焉於是祭公私相爲好君子蓋有感於此而非徒以爲譏也莊僖之際諸侯來聘乎盟主矣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諸侯非享覲不踰境如齊觀社非禮也

荆人來聘

聘未有書人者其稱人何荆未有大夫也聘未有不稱使者其不稱使何荆未有君也荆未有君大夫也而稱人於是始蓋進之也 公羊始能聘也 隱桓之春秋舍王室若姻鄰無聘魯者矣 經止書天王齊 舍王室若姻鄰有聘魯者而荆人先諸夏修聘於上國進之也進之也者憂之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穀梁有傳

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穀梁有傳葬曹莊公夏公
如齊逆女穀梁有傳
親逆女不書據莊十一年傳齊侯來逆共姬唯莊公特書之則以娶齊
女也於是莊公生三十七年而在位二紀矣制於其
母必齊女也而後娶齊人重要之爲之親納幣而
觀社遇於穀盟於扈一歲而三見于齊丹桓宮楹
刻其桷以飾夫人夫人猶踰時然後入大夫宗婦
以幣覿此何禮也是故書逆書至而後書入夫人
未有言入者入難辭也書逆以病莊公也書入以
惡哀姜也亦以譏齊桓也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詳
於此者也

秋公至自齊
親逆女不書惟莊公特書之則以娶齊女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凡君在喪恒稱子其曰曹羈何不能爲子也侵淺
事也以干乘之國不能守不可以言子矣雖然奔
君未有言故者言故猶愈於自奔也
郭公
一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有傳
諸侯初交聘也前乎此非王室若姻鄰無聘者矣
案是交聘齊桓公爲之也自女叔之後諸侯之會

數而朝聘皆之乎盟主矣是故吾君大夫如齊自
僖之初年始春秋之初吾君大夫適他邦必有故也
據公如齊觀社公如齊納幣公如齊逆女公子翬如齊逆女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皆非朝聘有故而後
行猶私相爲好而非定制也王室衰諸侯私相爲
好而無定制是謂亂初生也由僖而下朝聘皆之
乎盟主天王狩於河陽公朝於王所天王使宰周
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吾未知其所終矣
春秋所以作也
夏五月癸丑衞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
牲于社伯姬歸于杞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公
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
凡殺大夫恒名之此其不名何惡君也莊公卒有
戎難羈出奔陳赤於是篡曹篡而殺其大夫則必
不義其君者也宋杵臼之弒也始不書賊而曰宋
人以是爲君無道也無道而殺大夫則亦不義其
君者也是故曹僖公之大夫不名宋昭公之大夫
不名僖二十五年宋成公殺其大夫無傳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公會伐書人義同五年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有傳夏六月公會齊

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齊初主盟於是書公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冬杞伯姬來傳例非是說在章指

此吾女也則其書來何非歸寧也凡吾之女稱伯

叔季時君之女加子以是知非歸寧也內女爲夫

人凡八見於經未有書公會者而會自伯姬始由

是來朝其子由是來求婦伯姬之爲皆未之前聞

也是故終伯姬之出但書來苟無辭以爲稱雖吾

女亦以是書

莒慶來逆叔姬

外逆女不書據宋蕩伯姬此何以書公自主之也穀梁接內是諸

侯嫁女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曷爲公親

焉則莒慶伉也莒無大夫於是書莒慶隱桓莊之

際莒嘗爲強國入向取杞牟婁納公子慶父吾君

特會外大夫自浮來之盟始以是知慶之敢伉也

公羊氏傳曰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則蕩氏宜書今不取

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

戰衛人敗績

此齊侯也則其稱人何賤之也於是王使召伯廖

錫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齊敗衛師數

之以王命取賂而還隱桓之春秋凡以王命討諸

侯皆不書至是始書之桓公不以王命討衛而後王師不出向也王室有四方之事雖伐鄭不服救衛無功而執苟伯立晉侯於是猶討樊仲皮也自討樊皮而王命不見於傳記桓公爲之也凡戰不言伐戰而言伐有不與戰者也未始有不戰者而亦言伐則甚伐者也曰衛人敗績不甚敗之辭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齊桓也救必無功也而後書此其爲無功何失鄭也首止之會鄭伯逃歸爲之圍新城盟世子華而

鄭少師桓公卒鄭遂朝楚諸夏之夷於夷鄭爲亂階也

冬築郿（傳例說在章指）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穀梁有傳）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夏鄭人侵許秋有蜚（傳例說在章指隱元年）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城諸及防（有傳例）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鄑

次於滑也書公於郎貶師之此其但書次何以是爲不足書也（本穀梁）甚矣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死焉不能討謀紀而齊滅紀及齊圍郕而郕降于齊于是次成齊人降鄑（穀梁鄑紀之遺邑是左傳有紀鄑）雖罪齊桓也訖莊公之身不可以不貶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公羊有傳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魚濟齊人伐山戎穀梁有傳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秋築臺于秦冬不雨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有公羊傳季友以君命酖牙也則其書卒何喪以大夫之禮也牙將與慶父爲亂雖酖之而立叔孫氏使若死於位然是喪以大夫之禮也春秋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雖自殺也亦書殺此殺也吾從而卒之則何以傳信於萬世不卒之則無以察魯人之心也緣君臣之誼不得私其親緣親親之恩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立叔孫氏使之若死於位然則淫人何懼焉史著其迹春秋察其心後世有懼焉者矣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有傳君在喪恒稱子僖九年宋子定四年陳子之類卒亦稱子文十八年子卒若未葬也則卒稱子某子般襄三十一年子野王在喪稱王某卒稱王子某王猛王子猛非君在喪而稱子者必當國者也於是書衛子非王在喪而卒稱王子某者亦必當國者少於是書王子虎穀梁或云以其嘗執重以守也公子慶父如齊狄伐邢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上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四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書救邢潰而遷東夷儀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有傳

此公子友也其稱季子何賢之斯不名之不名之斯以美稱稱之也季友酖牙以立般也而慶父卒賊般於是奔陳閔公立尚幼盟齊侯於落姑請復季友未知孰爲之也慶父爲之則閔公不弒以閔之見弒則非慶父之意而國人爲之也國人之欲歸

季子以巳亂也而季子雖歸慶父夫人亂未已俄而弑閔公於是以僖公適邾則國人何賢乎季子微季子則慶父之篡成而莊公之統絶慶父之篡不成莊公之統不絶者季子在也是故奔陳不書如邾不書全季子也

冬齊仲孫來 有傳

書來譏也仲孫湫則齊之命大夫也其書來何是覘魯也莊公薨子般弑而閔公幼落姑之盟嘗以請於齊矣僅能復季子而已而慶父夫人之志未可知也桓公不能正惆然使人以覘魯曰是可取乎桓公伯諸侯將因人之難以爲利書來不書聘所以病齊桓也 趙子云病桓公而嘉仲孫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有傳

禘者何王者享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也雍之頌曰禘太祖也 太祖始祖文見儀禮祖之所自出者嚳也文王配帝於明堂禘於大廟東遷之後諸侯祖天禘則亦有禘 據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謂文王也衛蒯聵之禱曰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是謂三祖晉亳城北之盟亦曰先王先公則魯衛晉皆祖文武鄭祖厲王矣 魯之郊禘惠公請之 本劉恕外紀 東周之僭禮也周公其衰矣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

觀之矣入太廟每事問蓋傷之也然則春秋何以
始見於閔公閔公未除喪而亟行於莊公自是用
之羣公之廟（據傳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八年禘于僖公之類）是故特書之以其
不勝譏譏其甚者耳（餘具郯語中）

秋八月辛丑公薨

魯之春秋固書曰公子慶父弒公于武闈聖人修
之曰公薨諱之也遇弒君父之大哀也則何忍言
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葬薨十二公所同也不
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
具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文姜孫於齊絕不稱姜氏此其稱姜氏何文姜無
妻道哀姜無母道是故文姜一見貶絕之哀姜再
見而後貶絕也貶不於事端則必於其重者莫重
於致廟則孫邾猶可言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閔薨不地且不葬亂臣賊子之獄具矣則曷爲書
慶父如他國慶父賊子般而弒閔魯臣子無討焉
則書慶父固如他臣也季友於賊般也奔陳於弒
閔也適邾須慶父奔而後入立僖魯之存僅焉耳
是故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不
書春秋所以嚴佚賊之責也季子奔陳不書適邾

不書全之也則其嚴佚賊之責何若季子可與言事存矣事亡則未也有季友在慶父將不免於爲戮則曷爲謂之無討均之爲佚賊也

冬齊高子來盟穀梁有傳

來盟言使據桓十四年鄭語此其不言使何貴之也凡外大夫不言使皆私交也據隱元年祭伯莊二十三年祭叔二十七年莒慶宣五年王喪未命

言使舍武氏子毛伯王喪未命齊高固之類非私交也而不言使則未始有大夫者書大夫楚屈瑕荀大夫也則不名皆貴之也貴之也者所以別私交也貴之則曷爲不言使其詛有君命之所不及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於是衛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則其但書入何不以累桓公也凡滅國有存之者則不言滅歸德於存之者也有乘而取之者亦不言滅歸罪於取之者也是故衛不言滅須句不言滅事在僖二十一年

鄭棄其師公羊有傳

於是高克奔陳不書不足書也是故以鄭伯克段于鄢爲義則太叔不書奔以天王出居於鄭爲義則王子帶不書奔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五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有公羊傳）

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狄伐邢於是三歲矣桓公足以攘狄而宿師於聶北玩寇以待其弊邢潰奔師而後遷之是故凡救譏也言次甚譏之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自遷不書（據文十三年邾遷于繹成六年晉遷于新田之類）有遷之者而後書由莊公而下以中國遷中國書曰某人遷某罪遷之者也由僖公而下以夷狄遷中國書曰某遷于某罪遷者也以齊晉之伯也而狄伐邢邢遷于夷儀

狄圍衞衞遷於帝丘雖夷狄之暴橫而桓文亦受
其咎矣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有公羊傳

此救邢之師也使之若再有事然志桓慢世狄伐
邢於是三歲桓公足以攘狄而宿師於聶北玩寇
以待其弊邢潰而後遷之桓公見義不勇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有傳楚人伐
鄭

荆始書楚自是楚有事於諸侯皆稱人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穀九月公敗
邾師于偃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師莒于酈獲莒

拏自公羊傳

獲非卿帥不書據囚宋華元獲樂呂但書華元獲齊國書公孫夏但書國書之類莒拏非卿
也則何以書嘉季子也慶父弒君之賊也莒人納
焉賂而後歸之魯於是敗其師獲拏而魯之內難
始定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有公羊傳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有公羊穀梁傳
於是諸侯城楚丘而封衞則其以魯辭書之但曰
城楚丘何不以累桓公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不
以專封衞累桓公也以魯辭書之使之若諸侯同
欲然上無明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滅亡者夫人

而欲救存之則先王之澤天下之公義也序績莫
如公齊桓存三亡國必若救衞庶幾於公矣是故
衞不言滅廬於曹也不言遷齊侯使公子無虧帥
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曹不言救春秋之辭約
而不迫者善辭也
夏四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有傳并公羊穀梁傳
晉里克荀息也稱師何滅未嘗書大夫將也下陽
虢邑也滅下陽而後滅虢則其但書滅下陽何以
爲晉人之罪徒滅其邑焉爾而虢自亡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冬十月不雨楚
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有傳徐人取舒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涖
盟有公羊傳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
曹伯侵蔡蔡潰
但言潰自潰也昭二十九年鄆潰伐潰伐者潰之也成九年楚師伐莒莒潰苟
亡矣自潰不足道也宣十二年蕭潰襄二十九年舒鳩潰僖十九年梁潰苟滅之矣潰之不足道
上失民也言不徒罪晉也此桓公侵蔡也則其書
潰何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焉爾薄齊之罪也
遂伐楚

春秋舉重凡師再有事不悉書據成六年晉樂書救鄭遂侵蔡但書侵蔡遂侵楚侵沈但書侵蔡之類苟悉書也則以遂言之兵事言遂必關天下之大故也自入春秋楚浸強矣而不見於經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聖人懼焉而諸夏之交兵非以定篡弒則修怨而已矣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於夷夏之分於是伐楚而以侵蔡召諸侯書曰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伯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伯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

次于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書屈完有穀梁傳

凡次譏也此齊桓之師則其書次何用見桓之不戰而詘楚也桓公合九國之衆以討楚兵未有盛於此者也楚雖强足以一戰矣而臨楚不戰楚人爲之詘使其大夫即盟於師桓公不欲臨楚盟屈完退而盟召陵不阻隘不以君違臣不以軍容亂國容一動而三善得桓公不但以力服人矣春秋之褒貶辭不足以盡意而後見於文書曰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斯其爲文也美矣則從其桓辭書次可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有公羊傳

此齊侯也其稱齊人何貶也東遷之後諸侯始放

春秋之治在諸侯而大夫不與北杏之後盟主始
尊春秋之治在盟主而諸侯不與治在諸侯貶人
之是故於中丘會稱君伐宋稱人於郎戰稱君盟
惡曹稱人治在盟主貶人之是故於陘伐稱君於
執濤塗稱人於温會稱君於執衛侯稱人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
凡諸侯卒於他國稱地（晉侯于扈宋公于曲棘）稱國（昭二十二年蔡侯于會 襄二十六年許男）非國也則仁
此其不言卒于師何以其在桓師猶在國也於
冬十有二月公孫玆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
（曹伯于師杞伯）
（二等穀梁內桓師也）

人曹人侵陳
會侵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玆書帥師會赦未有
書帥師者而公孫赦書帥師公子牙與弒子般公
子慶父謀弒閔公而玆與赦皆世爲將是故謹志
之曰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酈公孫玆帥師會侵陳
公孫赦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見三家之所從
始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三傳同公羊穀梁直稱君例）
於是太子縊於新城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
讒而不見則其君之罪也是故申生以驪姬之譖
自殺宋世子痤以伊戾之譖自殺直稱君殺而已

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 穀梁有傳 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有傳

諸侯何以會王世子定世子也於是子帶有寵於惠后世子危不得立桓公率天下之諸侯以會之世子危不得立而爲會以定之禮之變者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殊會世子而不以世子夷於諸侯不以世子夷於諸侯所以定世子也桓公可謂善處父子之閒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前日後凡例

會而後盟閒有事書諸侯盟於某 事在襄十九年祝柯二十五年重丘 非

閒有事也亦書諸侯盟于某則有不盟者也此其言諸侯則王世子不與盟也桓有諸侯之事三於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王人微者也雖同盟而無嫌於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天下之宰異於微者也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殊會世子以世子之尊非特天子之宰比也桓公於是知節矣是故會有周人盟無周人書會於某某日諸侯盟則齊桓之遜也會有周人盟有周人書會于某但曰某日盟則晉厲之伉也春秋於是予桓也 事在成十七年柯陵

鄭伯逃歸不盟

國君而曰逃賤之也何賤乎鄭伯以其背夏盟也厥貉之會麋子逃歸不書事在宣十一年蓋逃楚也必若鄭文公逃齊陳哀公逃晉而後書所以示夷夏之辨嚴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嘗有大夫屈完此鬬穀於菟也則其稱人何楚大夫將恒稱人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有傳公羊曰不與滅也

晉滅虞矣則其但書執何以爲晉人之罪徒執其君焉耳而虞自亡也是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上下同力也苟同力致滅自其君世子必詳所以滅之罪書曰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苟不同力執其君而國從之矣則不詳所以滅之罪書曰晉人執虞公以爲晉人徒執其君焉耳而虞自亡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伐國不言圍邑本穀梁例此其言圍何以桓公合六國之衆徒圍其邑焉耳自僖而下必圍國而後書邑不足書也

秋楚人圍許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楚君將恒稱人也

諸侯遂救許

於是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此所以書救許也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弔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王人者何微者也序微者於諸侯之上雖同盟無

譏焉耳

鄭伯乞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有傳

此哀姜也曷不稱姜氏而猶致於廟絕哀姜所以惡僖公也向曰夫人氏而不言姜見絕於其國之辭也今曰夫人而不言氏見絕於宗廟之辭也是故魯禘非禮也雖用之犆公之廟不書據禘于襄公禘于僖公之類有用之犆公之廟書者矣但曰有事譏不在用禘也事在昭十五年必禘於太廟致哀姜也而後書譏在用禘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傳剝非是說在章指夏公會宰周

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天子之三公也桓嘗殊會王世子則其不殊會三公何春秋是以子桓也春秋之予桓奈何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於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於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子桓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此其言諸侯則宰周公不盟也

甲子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有傳

遇弑雖未逾年稱君據齊舍此其稱君之子何獻公殺

申生絀重耳夷吾而立其嬖子晉之亂獻公爲之也是故奚齊不稱君而稱君之子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有公羊傳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公羊惠公之大夫也

討賊不言大夫其曰晉殺大夫里克何克猶在位也克猶在位則是殺大夫耳在位獨里克乎督相宋莊鞏相魯桓前乎此矣於是里克殺以他故而後見焉耳自宋萬而下弑君無討者凡賊再見猶夫人也雖若晉里克衛寧喜殺以他故而後見書曰大夫則猶夫人而已矣是故自里克迄春秋賊

皆書氏族亂臣賊子無以異於夫人矣通國以爲賊吾從而志之以爲夫人我從而志之以爲夫人我何加損焉實錄而已是經之大變也雖然有荀息在焉則猶有臣子也（杜自莊以上諸弒君者皆不書氏自閔以下諸弒君者皆書氏明時史之異同非仲尼所成也非是）

秋七月冬大雨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

滅不言伐此其書伐何病桓公也以陽穀之會貫之盟徒以亡其國焉耳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有傳并穀梁傳）

諸侯不序必前目而後凡也非前目而後凡也而不序者散辭也（本穀梁及范甯）是故但曰諸侯者不繫之伯者之辭也但曰大夫者不繫之君之辭也（溟梁）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朝未有言使者則其曰季姬使鄫子來朝何惡魯而賤鄫子也於是季姬來寧公以鄫子之不來朝

也怒止之遂遇於防使朝焉魯爲已汰鄫爲已卑矣於婦人乎何譏惡魯而賤鄫子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有公羊傳狄侵鄭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楚伐徐桓公合七國之衆以救之而使大夫將有諸侯在而大夫將於是始桓公爲之也則桓志荒矣而卒不競於楚是故凡救譏也言次甚譏之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將始於牡丘桓公爲之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盟

始於雞澤悼公爲之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書救徐何徐卒敗於楚也會救未有書帥師者其稱帥師何公子慶父弒閔者也而敖世爲將是故謹志之曰公孫帥師見三家之所從始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有傳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叢

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

內女嫁恒書歸不書歸必有故也季姬來寧公怒而止之故不書歸至是而後言歸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穀梁有傳冬宋人伐曹

諸夏之相加兵自莊公之十九年始前此未之有

也於是再見宋襄公爲之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據傳襄十三年楚人敗吳師獲公子黨十四年楚伐吳吳人敗之獲公子宜穀之類 必夷狄交相敗不書

敗中國而後書徐戎也何以書病齊也齊帥天下之諸侯以攘戎狄存中國也楚伐徐桓公合七國之衆盟于匡以救徐爲之伐厲而徐卒敗於楚人不數年宋楚爭盟執宋公以是爲盟主病矣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於是秦獲晉侯以歸則其不曰以歸何罪晉侯也獲匹夫之辭也言獲則以歸不足言也是故獲夷

狄不書 據傳卻缺獲白狄子祁弘孫得臣獲長狄 夷狄交相獲不書 據傳楚獲吳公子黨吳獲楚公子宜穀 皆不足書也必大國也將尊而師衆若宋華元

齊國書斯可以言獲矣宋大國也將尊而師衆獲之若匹夫然猶曰宋齊之恥晉甸侯也而言獲是夷晉侯於大夫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有公羊傳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大夫卒恒稱名則其兼字之何見三桓之所自始也自是季氏世爲卿也故譏之 本劉氏

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邾侯曹

伯于淮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

於是公猶在齊非公命也向也費伯帥師城郎郎非公命不書此何以書城郎常事滅項非常也是故必常事也譏不及公則不書苟非常則謹書之書滅項失兵權之漸也襄公在晉書菅牟夷來奔雖非公命皆非常也春秋公在晉書菅牟夷來奔命於諸侯非但魯也鄭伯會于夷之季夫夫不稟命儀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事在襄二十五年）蔡侯會于召陵蔡公孫姓帥師滅沈春秋必謹而志之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有傳）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

書救齊何齊卒敗於宋師戰于麾齊師敗績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麾齊師敗績

此宋公也其稱師何於是齊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而桓公卒寺人貂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襄公以諸侯之師伐齊立孝公而還春秋貴義不貴惠尚治不尚功託人之孤而動天下之兵至於交戰是伐喪而已矣雖然孝公不言納孝公言納則疑於齊糾邾捷菑宋襄之義僅異

於魯莊晉趙盾而已

狄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始稱人本穀梁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執不言歸未失國之辭也據成九年鄭伯襄十六年莒子邾子十九年邾子哀四年小邾子言歸危不得歸也是故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執稱曹伯歸稱曹伯襄執稱衛侯歸稱衛侯鄭此執也則其名何遂失國也舍滕子嬰齊戎蠻子赤則皆未失國者也虞公失國則其不名何也虞自亡矣晉人之罪徒執其君焉爾不於執焉加以遂失國之辭所以見虞之自亡也嬰齊遂失國本孫氏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邾文公在焉則其稱人何人曹邾以貶宋也屬辭疑於北杏曷爲謂之貶以明年鹿上之盟亦人宋則未嘗予宋以伯也襄公欲合諸侯而執滕宣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一會而虐二國之君而亟與楚盟是喪師亡身之道也

鄫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說見齊殺子糾秋宋人圍曹

此宋公也其稱人何凡圍國雖君將貶人之前年齊桓卒宋公欲合諸侯而亟修怨於曹諸夏之書圍國自此始

衛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楚初與諸夏盟也內不言公諱之也齊桓卒陳非盟主也則曷爲會陳人春秋不以夷狄會中國則推而屬之陳也楚稱人猶未有君也以其人楚不可不人陳蔡以其人陳蔡不可不沒公也據傳陳穆公

梁亡有傳及穀梁傳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有傳例夏鄀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鄭人入滑

此鄭公子士洩也不書大夫將恒稱人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人自爲盟於惡曹見之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故伯也桓卒宋襄公欲繼之伯而求諸侯於楚楚於是爭長於宋則是盟也莫適爲主人自爲盟而已矣

夏大旱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宋楚初爭長也是故楚稱子而序於陳蔡鄭許曹之上不知諸侯之從楚與從宋與不予宋以伯也凡執恒稱人執之於伐則伐稱君執稱人據齊人執陳轅濤塗之類於會則會稱君執稱人據晉執衛侯之類雖大夫也則亦會稱大夫執稱人據韓不信執宋仲幾執不稱人執有罪也此楚子執

宋公則曷爲不再言楚人不以夷狄執諸夏之辭也是故執宋公不申言楚人執齊慶封亦不申言楚人猶曰諸侯執之焉爾

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君使大夫何以特稱人貶之也孟會稱子矣獻捷於魯何以貶人之孟會不稱子無以見楚宋之爭長獻捷於魯不人之則是遂予楚也自是至楚之聘而後始有君大夫於以見春秋之許夷狄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外釋不志本穀梁傳例據傳僖二十八年以專釋衛侯但書歸此何以志以宋公爲無歸道也是故執不言歸者善辭也言歸危辭也不言歸言釋直釋之爾無歸道也向也楚初與盟不書公於是書公不予楚以專釋之辭也本穀梁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書取須句雖莒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書取鄫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有穀梁傳

楚嘗有君矣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楚君將猶稱人

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夏五月庚寅宋公玆父卒秋楚人伐陳

此成得臣也不書楚大夫將猶稱人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有傳凡例非是說在章指）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有傳）

王出不書爲尊尊諱也（據莊二十年惠王處櫟定六年敬王處姑蔑）其言出居于鄭何以爲無足諱焉耳子頹之難惠王未有過也鄭虢圖之執燕仲父殺子頹逾年而復辟故諱之也襄王以狄伐鄭富辰諫弗聽又德狄以狄女爲后諫弗聽子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又弗聽於是適鄭書曰天王出居于鄭以爲無足諱焉耳雖然猶未書入也春秋善復正言入未足以言復正也襄王書出矣已而書王許書滅矣（事在定六年）已而書許男（事在哀元年）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復正也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三傳同）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本劉氏）

公自主之也

宋殺其大夫（無傳缺）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出罪也納之者亦罪也則惡書之（據北燕伯款衛世子蒯聵）出非其

罪納之者罪也則但書納齊桓公卒楚始與諸夏
盟于齊盟于鹿上執宋公納頓子侈然欲廢置諸
侯矣春秋之所懼也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有穀梁傳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不及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自隱以來以兵加我君大夫
將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齊懿公始大夫
將書大夫自襄十七年齊高厚始訖春秋惟莒郑
書人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師不書據成二年臧宣叔如晉乞師乞諸夷狄然後書外乞師亦
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乞卑辭也乞諸夷狄然後
書志中國之詘於夷狄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滅同姓名此楚子顓也則其不名何楚子之名未
登於春秋也楚自武王始見於傳文王始見於經
猶以州舉也至成王而後書楚人孟之會嘗書楚
子矣而復人之顓之名非遇弒未登於春秋則滅
夔固不名也滅夔名之則疑於衛侯燬不名楚子
則不名夔子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傳例說在章指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有傳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有穀梁傳

楚嘗有君矣據會于盂此楚子也傳則其稱人何嫌予楚以伯也盟于齊楚猶序陳蔡之下於鹿上猶不先齊宋也盂之會宋楚始並爲諸侯長矣楚之稱子而長於諸侯宋襄公也魯僖衛文夫子之刪詩有取焉桓公卒而衛從楚魯又從楚楚敗宋于泓納頓子滅夔取齊之穀且合四國之君以圍宋春秋以是爲夷狄之强而已矣雖序於諸侯之上而特人之不稱人則疑於莊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於宋釋宋公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

楚嘗救鄭矣不書見傳僖六年二十二年於是始書以爲晉文之伯楚欲救而不能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入雖君將厚人之此其稱晉侯何必若晉文入曹而後可以無貶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此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也宋公也則何以但稱師尊晉侯也尊晉者予晉以伯也楚得臣何以稱人楚未有大夫將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於是楚子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雖自殺也書殺是故楚得臣公子側皆書殺而已矣

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序晉侯於齊侯宋公之上予晉以伯也於是王子虎實盟諸侯則其不書何凡王人涖盟不書據宣七年王叔桓公成公涖伐不書據文三年王叔桓公成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梁傳有穀

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有穀梁傳

此踐土之諸侯也外朝王不書據隱六年鄭伯八年齊鄭莊十八年晉虢書魯以見其餘也於是晉侯將盟于踐土而王即命為方伯諸侯朝焉則先朝而後盟曷為先書盟後書朝書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之辭也穀梁諱會天王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君歸不言自必大夫也而後言自人臣無專歸之道也君而言自者危不得歸也是故晉文實復衛

侯而曰自楚危自楚也晉屬實歸曹伯而曰自京師危自京師也

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

義見莊二十七年

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有傳

王狩不書本公羊傳據此守號此何以書非狩也於是晉侯將會於溫召王以諸侯見而以狩書也王有事譏不在諸侯則以自致之文書之此晉侯之罪爾則曷為以自狩為文為尊尊諱也晉侯將會于溫召王以諸侯見則先狩而後會曷為先書會後書狩書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辭也穀梁諱會天王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有穀梁傳

朝踐土不繫日此繫日何見先狩而後朝也王嘗至踐土而不言狩則王意也至溫非王意也至踐土王意也則可以但言朝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朝而繫日雖諱而諸侯致天子之實見矣齊桓公盟王人不盟宰周公殊會世子晉文公實致天子而朝之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於是命晉侯爲伯矣執衛侯是伯討也則其稱人何非王命也樊皮叛王王命虢公討之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不書是故凡執譏也春秋猶以當乎罪不當乎罪爲褒貶苟當乎罪雖晉屬公執曹伯得爲伯討苟不當乎罪雖齊桓執陳轅濤塗稱人而已矣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歸大夫不言復諸侯也而後言復君有歸道也大夫言復者伉也是故元咺復歸宋魚石晉欒盈復入皆伉辭也

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

執君不言歸言歸危不得歸也

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東夷也宜書來者也昔者衛侯來會惠公葬隱公不見不書今公猶在會亦不見介人則何以書介東夷也未通於上國一歲再至其意將安在乎故亟書之介人侵蕭譏有以來之也

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有傳

此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也曷爲

不序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向也踐土之役王子虎不書涖盟也今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荒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爲之也不斥言王子虎爲尊尊諱也以其人王子虎不可不徧人諸侯之大夫以其徧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沒公也是故齊初主盟不言公（莊十六年盟齊）楚向與盟不言公（僖十九年盟齊）晉大夫初會盟不言公皆譏不在魯也

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春秋以一字爲褒貶於介乎何費辭也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而或費辭者詳始以著末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

丑烝將著其末不可不詳其始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向也言復歸今歸不言復何奔失國之辭也執未失國之辭也凡執不言歸（成九年鄭伯襄十六年莒子邾子十九年邾子）執而言歸危不得歸也是故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執書衛侯歸書衛侯鄭執書曹伯歸書曹伯襄名之者亦失國之辭也

晉人秦人圍鄭

此晉侯秦伯也曷爲貶稱人晉帥天下之諸侯以攘戎狄存中國也而圍鄭鄭未有罪焉爾於是秦

伯私與鄭盟成鄭而去之子犯請擊秦晉侯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吾其還也蓋秦晉之怨自此始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如晉

自桓王以下王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宰周公實來則已尊矣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其如京師不敢不如晉是夷周於晉也吾大夫如京師不書（據魯頌季孫行父）於是始書之聘周非常事矣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有傳公羊傳）

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秦襄公始列於諸侯作西畤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據邵氏經世書惠公止於秦襄公祠白帝之年）齊桓公欲封禪而晉亦郊鯀皆僭禮也然則春秋何以始見於僖公向者莊公之觀齊社也曹劌諫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用見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爲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爲夸焉於是四卜不從猶三望是故特書之以其不勝譏譏其甚焉者爾（記禮者以爲魯禮皆成王賜之以康周公案衛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宮司彝器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隱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於衆仲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周公以爲備物辭不敢受衛甯武子

來聘宴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荅賦曰諸侯朝正於王於是乎賦湛露諸侯敵王所嵐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陪臣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假如明堂位之言得用郊禘兼四代服器官祀鮅不應不及況魯行天子之禮久矣則羽數何以始問於隱公昌歜彤鹽以之饗天子之上公安用固辭湛露彤弓寡武子何以不荅且致譏焉於以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至於兄弟之國之卿苟有識者皆云魯逐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用郊禘之說當從劉恕太史公博極羣書定以爲僭郊禮始於秦襄而恕亦該洽儻自史角之事之外有傳記與明堂位之禮合則外紀豈獨遺佚乎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外相敗不書據成三年諸侯伐鄭鄭敗諸丘虒四年鄭疆許田許敗之展陂之類此何以書惡晉也晉之伯秦有力焉自城濮以來無役不從也文公未葬襄公墨衰及姜戎氏要秦師於殽敗之夫晉帥天下之諸侯以攘戎狄存中國也秦有力焉而及姜戎敗之構怨自是始更三君交兵無虛歲曾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伯是故外會師而不及據隱五年邾鄭伐宋成九年秦人自狄伐晉之類特書及而晉侯敗稱人本穀梁然則善秦與自韓原秦師無君大夫則非善秦也晉遂不競而楚伯秦亦與有力焉耳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

中國敗夷狄不書（據隱九年鄭人大敗戎師閔二年虢公敗犬戎之類）唯晉特書之特書晉者皆病晉也故晉侯貶稱人晉帥天下諸侯以攘戎狄存中國也前年狄侵齊去年狄侵衛衛爲之遷帝丘而晉不能救於是伐晉蓋僅而後勝之也晉侯稱人以是爲盟主病矣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左氏穀梁傳同）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陳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